

怀故人

## 二姑

温秀芳



往事如昨

## 年宵花

鲁从娟

前几天，哥哥在朋友圈发了句“妈妈，儿子想您了”，配图是二姑在世时的模样。有几张是哥哥年少、二姑尚康健的旧照：十几岁的哥哥寸头，清秀，站在中间笑得单纯满足，二姑烫着卷发、穿红毛衣笑盈盈立在右侧，姑父憨笑在左。也有几张是二姑病后拍的，她断崖式苍老，剪了花白短发，眉眼却依旧柔和。

我眼圈瞬间红了，哽咽着不知如何安慰，只在评论区写下：“那时候你是孩子，现在你是大人。愿你能坚强扛住，这亲人离别带来的一生潮湿。”

二姑叫桂英，个头适中，微胖圆脸。奶奶家墙上的相框里，有她当姑娘时的照片：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肩头，圆脸带笑，气血十足，眼睛明媚又倔强，活脱脱穆桂英般的女子。

从前的孩子懂事能吃苦，二姑年轻时特别能干，生产队干活能顶壮劳力；爸爸娶亲盖房，她能跟爸爸一起从山上扛石条；叔叔当兵没裤子穿，她就把自己侧面开口的裤子改成正面开头给叔叔，叔叔到部队后又特意把裤子寄回了老家。

二姑早年嫁到隔壁村，离我家极近，站在墙头便能望见她家的村子。姑父是个木匠，最拿手的是包门。把木头门用白铁皮包好，钉上排成各式图案的钉子，既耐用又美观，在当时格外受欢迎，后来还学着包皮革门。塞北坝上的冬天格外冷，推门便是雪，皮包门既保暖又上档次，姑父靠着这门手艺，带着一家四口走出农村，搬到了隔壁的县城。

那时的县城极小，一条主街，两侧是门市，偶尔有一两座楼房，显得既突兀又巍峨。可在年少的我眼里，小城大得很，没人领着，肯定要迷路。我十多岁时第一次去二姑家，那时她家日子清贫，住在租来的房子里。两间屋子都粉刷得白净，外间做饭，摆着锅台、碗柜等简单家具，里间是火炕，围着一圈红柜子，柜上放着座钟，盖着白色针织小手绢，雅致得很。

二姑手巧，教我包饺子，把饺子皮托在手心，装满馅，用虎口轻轻一掐，一个圆滚滚的大饺子便成了。我从前只会捏饺子，一褶一褶捏合，而掐饺子当时刚在城里饭店兴起，算是新鲜事儿。二姑曾在城里饭店做面案，包饺子、擀面条、蒸馒头，样样都是好手。

再去二姑家，已是我上初中时，她家在城北河沿旁买了个三排房的院子。这院子位置极好，房子整整齐齐的，她在中间，前后有挡头，出行又方便。在这院里，我最深的记忆都和吃有关：二姑用火锅蘸料拌黄瓜，是我第一次尝这滋

味，黄瓜裹满麻酱香，清脆又爽口；还有一种火腿肠，三四十厘米长，比大人手指略粗，鲜美好嚼，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，新奇得很。

从前放假去县城姑姑家，我总住在大姑家——大姑父是老辈大学生，在教育局工作，家属楼的房子宽敞，条件更好。可每次去，二姑总喊我去她家吃饭，每次临走又总会塞给我路费，再装些各样的吃食。

二姑是家里的主心骨，大事小情都由她张罗，最后也得她拍板。河边的这处院子，是她和姑父一分一厘挣来的，是牙缝里省出来的。我不知他们为买这院子吃了多少苦，只记得那时的她，眉眼间满是知足与圆满。

后来，二姑和小姑合伙开了家小面馆，主打肉丝面、莜面窝窝、山药鱼鱼这些家常饭，也做些肉炒豆皮、鱼香肉丝之类的简单炒菜。那时二姑多在厨房忙活，却依旧打扮得精致，头发总盘着时尚的造型，用带水钻的卡子别出花样，整个人显得精神又贵气。

面馆开在新街路边，街道宽阔笔直，两侧是居民楼和商品房。小店经济实惠，姐妹俩又待人热情，回头客格外多。那时我已参加工作，放假回老家看奶奶——奶奶也已搬到县城，住叔叔买的大房子，我特意去面馆看二姑和小姑。小姑说要给我煮招牌肉丝面，二姑却执意再做个肉菜，说着“孩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”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依旧记得她当时的神态，记得她转身进厨房的背影，记得我吃着面和菜，和她们说笑时的满心幸福。十几平方米的小店，被姐妹俩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充满家的温馨。

依稀记得是二姑和小姑开面馆的那年，腊月二十四是奶奶的生日，叔叔从北京回来，大姑、二姑、三姑、小姑，还有几个女婿、孩子，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给奶奶庆生。饭后众人在客厅闲聊，不知说起什么，二姑突然激动起来，随即口吐白沫、手脚抽动。叔叔和姑姑们瞬间反应过来，怕是脑出血，一边开车往市里医院赶，一边联系专家医生。当晚二姑便做了开颅手术，可祸不单行，术后不久又二次出血，接连两次手术，才勉强保住了她的命。

那时我远在秦皇岛工作，过年回家第一件事，便是去市里医院看二姑。一见她，我便忍不住哭了，她从前总烫着各式卷发的头，现在却剃得光秃秃的，还没消肿，大得像脸盆，身上插着尿管、食管、氧气管，挂着各式吊瓶，只能靠针筒打流食。她双眼无神，毫无意识，身上没穿衣服，只盖着医院素净的被子。后来她稍能动弹，却格外烦躁，手和腿不停蹬拽，脸上满是痛苦。二姑的女儿和姑父照顾不过

来，我们全家便轮流上阵，我也在医院陪护了二姑一个星期，回家后便大病一场，头疼欲裂，勉强熬过那个年。

二姑捡回了一条命，却彻底变了模样。一条腿、一只手不能动弹，那个明艳鲜活的二姑，一夜之间成了苍老的老太太。以后是漫长的康复路，姑父辞了活，全职照顾二姑，三餐、洗刷、陪她锻炼，从前那个巧手的木匠，硬生成了小区里人人称赞的模范丈夫。二姑骨子里的坚强从未消散，日复一日锻炼，让她终于能拖着一条腿走路，自己能如厕，后来甚至能用一只手，给哥哥搓夜面。

有一年回老家，我带着孩子去看奶奶和二姑，哥哥在二姑楼下支起了烧烤摊，肉串、水果、啤酒摆了一桌。我们家的人都能喝点酒，奶奶更是豪爽，半两的小酒杯倒满白酒，能一口闷，连喝两杯，很能唬住人。二姑从前也是酒桌上的爽快人，半斤白酒不在话下，场面从不含糊。那个夏夜，风格外凉爽，没有蚊虫，哥哥光着膀子一边烤串一边喝啤酒，他女儿把烤好的肉串端到二姑面前，二姑坐在凳子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费劲地吃着串，还一直用手示意我，让孩子多吃点。那样的画面，美好得让人流泪，却又不肯轻易回忆。

我们家人口多，亲人散落海南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北各地，即便只回家乡一部分，也得包个大房间，每年正月初二初三的全家聚餐，是雷打不动的。那年过年，二姑喝的是饮料，谁敬酒她便喝，我怕她喝多了不舒服，便特意没敬她。可饭局快结束时，二姑却闹了脾气，嘴里哼哼着，手指着我，满脸不高兴。经妹妹翻译，我才知道，她竟觉得我看不起她，所以才不敬她酒。妹妹满脸歉意地和我说话，二姑生病后脑子不太灵光，让我别和她计较。我怎会计较？那是疼我爱我的二姑，那个明艳贤惠、撑起一个家、为子女操劳一生的二姑，她的后半生，竟然被病痛裹挟，挣扎在吃饭、翻身、如厕这些最基本的事里。一生好强的她，怎会甘心接受这样的境遇？那份不甘与苦楚，是她与命运的抗争。

四五年前，二姑再次突发脑出血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二姑熬过了这么多年的病痛，多活这些年，对哥哥和妹妹而言，已是莫大的宽慰。二姑走后几年，姑父找了个老伴，他这一生，照顾二姑多年，着实不易。这份付出，我们全家都记在心里。

如今我的脑海里，永远住着两个二姑：一个是明艳鲜活的，烫着大波浪卷发，穿高跟鞋，笑盈盈地走着，浑身都是光彩；一个是瘦弱苍老的，满头白发，拖着一条腿蹒跚前行，眉眼间却依旧藏着温柔。

我说的年宵花，是开在记忆深处的。那时的冬天，天寒地冻，冰天雪地，乡间农舍除了灶间与火炕有点热乎气，其他地方都是伸不出手来地冷。那样的寒冬腊月，又能到哪里去寻年宵花？

有的，只要有情趣，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有盼望新年的热情，就能寻到漂亮的年宵花来庆祝新年。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不但心灵手巧且特有生活情趣的人，她能把贫困的日子过得好像放了糖般甜丝丝的。比如说这年宵花吧，每到腊月临近春节，母亲就会出一些红艳艳的干花，插在罐头瓶或酒瓶里，把陈旧的农舍衬映得熠熠生辉，也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喜庆浓烈。

母亲做年宵花的材料是高粱茎秆与红颜料。茎秆是高粱最顶端无骨节的那一截，它的用途主要是制作算帘用的。把茎秆外皮一络络剥去，只剩里面白白的软芯，然后用小擀面杖把茎秆擀扁，再用剪刀剪成窄窄的小块。取一根茎秆软芯，用剪尖在上面捅出若干小洞。小洞是有规则的，三个或四个小洞围一圈，粗的茎秆可以捅五个小洞。然后把小窄条一个个插进去。旁边的小碗里，红颜料已经调好。这红颜料特鲜艳，过年磕莲子时，母亲就用它给每个莲子印上一朵小红花。接下来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把茎秆往颜料里一蘸，只需几秒钟，擀扁的软芯瞬间膨胀成一个个小花瓣，几个花瓣组成一朵小红花，好像刚刚绽开的梅，漂亮极了。把一枝枝梅花插在荆棘的刺上，就是一树灿烂的梅花。过去的寡淡岁月，冬日别说花了，连个绿叶也很罕见，而母亲却能做出这么漂亮的年宵花来庆贺新年，仪式感满满。

母亲还会做蜡花。蜡花，就是用蜡烛油做的花。有一年腊月，邻居家的亲戚从东北回老家省亲，把在东北学的做蜡花的手艺带到家乡来。他在邻居家院子里做了一树枝的蜡花，粉嫩嫩，红盈盈，好像真花一样，吸引全村的人前来围观。做蜡花的时候，我母亲也在场。心灵手巧的母亲，对每一道流程默记在心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：一看就会。

第二年腊月过了小年，母亲就着手准备做蜡花。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根小树似的树杈拿出来，插在院子里的石磨眼里固定好。然后把几根红蜡烛放进铝盆里，下面点火熬蜡油。蜡油融化成亮亮的红油时，就可以做蜡花了。与其说做蜡花，不如说“捏”更为确切，把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并拢，先蘸一下肥皂水，再蘸一下蜡油，然后迅速在树枝上捏一下，一朵粉红色的小花就盛开在树枝上了，手指也干干净净地脱模了。整个动作迅速，流畅，一气呵成。很快，小树枝，小树杈上，相继开出了一朵朵腊梅花。

最为奇妙的是，母亲别出心裁，在蜡花凉了之后，又在上捏上一朵，成为双层的花朵，非常逼真。有时候做着做着蜡油凉了，需要再加加热。无法想象，一根干枯的树枝，几根红蜡烛，一双灵巧的手，竟然做出一树红梅开的盛况。有一年腊月二十八赶上大雪，这一树红盈盈的梅花傲立雪中，美得不可方物。

时光猎猎，逶迤而过。对新年的记忆，竟不是穿新衣，吃好饭，而是母亲做的年宵花，它灿烂地开在岁月深处，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“花样新年”。